

目的颤抖和稀缺占用

□ 蒋丰

小时候课本里面有个故事,是欧阳修写的《卖油翁》。就是讲一个射箭的人很骄傲,遇到一个卖油翁,卖油翁在油瓶口放了一个铜钱,然后一勺油倒下去,油从钱孔中穿过,一点都没有溅到铜钱上。射箭的人很惊讶,卖油翁说了一句话:“无他,但手熟尔。”

如果你有过穿针引线的经验,你会发现,盯得针孔越紧,手就越使劲,抖得越厉害,这就叫目的颤抖。换句话说,目的性太强时,你就会开始颤抖,无所适从。

所谓当局者迷,旁观者清,大概就是这个道理。因为你在其中,人家在旁边看。离得远一点,也就看得清楚一点,你离得越近,越专注,越看不清周围的东西,就可能陷得越深。所以,专注是好事,但不要太专注,有一点高度和全局意识,有一点系统的价值观,会事半功倍。所以每当我看到那些打了鸡血一样一定要成功、一定能赚钱、一定能火起来的人们,虽然我比较欣赏他们的自信,但更多的

还是怀疑最终的结局。目前的经验是,墨菲定律还是最有效的,就是如果倒霉事情可能发生,那么最后就一定会发生。

哈佛大学有一项研究表明,稀缺的资源会占用你大量的注意力,然后导致这个资源对你来说会更加稀缺。比如贫穷的人缺的是金钱,而混得不错的人往往缺的是时间。两者惊人的一致性就是,你给穷人一些钱和给富人一些时间都无法彻底改变这种情况。因为在长期资源匮乏的情况下,人们对这些资源的追逐,已经完全吸引了这些人的注意力,以至于忽视了更有价值和创造性的东西。比如,在你特别穷的时候,你会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如何省钱上,比如一些穷游攻略、如何在某某地方花多少钱生存的攻略、怎么生活更省钱攻略等,很多省钱攻略,都会让人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究,从而丧失了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如何能赚更多的钱。最可怕的是,他们还会洋洋得意地认为自己占便宜了。那些苦心研

究手机性价比,无限对照参数的人,都会买一些发烧的手机。时间宝贵的人情况也类似。比如有太多的事情要处理,就只能忙着一件一件去处理,而无法有一个宏观的思想去安排长久的工作,工作也就成了一种应急的模式。这种情况我体会蛮深的,所以我喜欢看电影的原因是,我可以在两个小时内什么也不想,专注地做一件事情,从而挽救我日益碎片化的注意力。

所以古语有云,救急不救穷。因为你就是给穷人钱,他花掉之后还是会穷。大家缺的不是钱和时间,而是需要正常的思维和心智,减少过多的干扰和焦虑,淡定地对待,然后长远地思考。

所以老爹一直告诉我,钱永远只是附加值。后来一路实践过来,确实是这样的。当你开始踏实地去做一件事之后,坚持下来,慢慢你就会发现,价值有了,钱也就随之而来了。

——摘自《联合日报》

生活

你是个“糟糕的演员”吗

□ 曾旻

我们每个人都有社会化功能不良的一面。

什么是社会化功能:在家里,你是一个好老公、好妻子,你要做个好父亲、好母亲,在大家族中,你需要是个好儿子、好女儿、好兄妹、好哥嫂。在外面,你扮演着好员工、好领导、好兄弟、好闺蜜。我们总想平衡好一切,里里外外各种人际关系。

但几乎每个看似游刃有余的人,内心都如履薄冰:他们会不会有一天就不喜欢我了?

于是,“看起来很稳,但内心实则很慌”,成了大多数人的常态。也难怪那么多人声称自己内向,哪怕那些看起来外向得不行的人,都会这么说。这并不是谦虚、隐瞒或故弄玄虚,而是内心真实存在的慌乱,让人不敢明目张胆地声称自己在社会上如鱼得水。

社会化永远是一个过程,而不可能有终点,毕竟它背后的含义是“角色扮演”。如果社会化有一个终点,那意味着“角色扮演”有一天可以“以假乱真”,人们将完全失去独立的自我,融合到每一个社会角色的要求中——作为丈夫,你是努力挣钱、为家庭奉献经济的;作为妻子,你是辛勤劳动、为家庭奉献自我的;作为儿女,你是孝敬父母的;作为员工,你是忘我工作的。

你看,这种种角色之间,或多或少还可能存在冲突,怎么可能同时饰演那么多角色呢?

从各种角度去看,我们都不可能完全社会化,总会保留一些独立自我,用我们自己的理解去扮演各种社会角色。这理解之间的偏差,就构成了群体与群体之间,对于各种角色标准模型认知的冲突。

我们不想和伴侣争论,作为丈夫或作为妻子,在家庭中“应该担负的责任”是什么。我们不想和领导或员工争论,作为团队成员,我们在工作中“应该承担的职责”是什么。尽管我们不想,但现实是我们不得不去面对这些争论,有时甚至是冲突。

于是,社会化功能不良的一面就出现了——在冲突中,我们内心的平衡被打破,饰演的“社会角色”支离破碎。

有一个现象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:“为什么人们开车到家后,会独自坐在车中发呆?”很多人都分享自己的故事,表达对这一情形的理解。人们发现,车门是一个分界线,推开车门,就回到了柴米油盐,你是父亲、是儿子、是丈夫,但唯独不是你自己;相反,在车上,发呆、抽烟、听一集交通广播,这一刻,从躯体到灵魂都属于你自己。

从这个角度看,社会化功能不良这个原本心理病理的重要分界线,似乎就有了新的含义——它是我们对抗“社会角色扮演”的内在动力。

目前全球最流行的心理病理是抑郁症,它所带来的最大的社会功能不良,也逃不过社会关系。常见的抑郁症中,有人无法扮演“好的子女”,有人无法扮演“好的员工”,有人无法扮演“好的榜样”,有人无法扮演“好的父母”。这并不可悲,而是常态;又或者这挺可悲,但可悲是人生的常态。试图修理、回避这一常态的人们,很容易陷入抑郁的旋涡。

——摘自《南方人物周刊》

■ 赐稿邮箱:dtwbzl@163.com ■

点滴

泰森的答案

□ 石舒清

拳王泰森接受中国记者采访,其中有几个问答值得一记。

一、当被问及一生中最为特别的体验时,泰森说:“我自身的经历是别人所没有的。我的一生大起大落,‘功成名就’与‘大起大落’都在我身上上演,同时承受这些本身就是特别的体验。”

二、当被问及对自己性格的评价时,泰森说:“以前太容易愤怒,然后就失去了控制。但现在我要学着克制和忍耐。这两者本身就是冲突。这是对我自己的惩罚。”

三、当被问及对什么事曾经很看重,现在却不看重了时,泰森只回答了一个字:“赢。”

——摘自《散文选刊》

误解

□ 东东枪

知道被旁人误解是天经地义的常态,与知道身边亲友的表扬、鼓励不可全信一样重要。有了这两个信念打底,能活得轻松些,可以心安理得地做一个基本不靠别人的赞美而存活、也不因他人的指责而愤懑的人。

这听起来或许有些消极,但其实,不对理解有所奢望,反倒会对那偶尔闪现的默契更加珍惜。作家廖一梅有句说:“在我们的一生中,遇到爱,遇到性,都不稀罕,稀罕的是遇到了解。”我想,也就是这个意思。

稀罕,才值得稀罕。

——摘自《广州日报》



她喜欢抽烟,用食指和中指夹着,下巴微微抬起。在日光好的时候,背靠着小院门口那面石头堆砌的墙。她喜欢看言情剧,泪点低,总是为剧中人唏嘘,情急的时候甚至会嚷嚷着让我去把结局逆转重新写一遍。她喜欢一个人远行,曾经坐着最慢的绿皮火车,穿越过半个中国。

听起来,她还真是文艺的少女。但事实上,她和文艺半点也不沾边,她甚至都不知道“文艺”是什么。因为,她是我外婆。

据说我小时候有一个最磨人的时期,必须让人抱着,还只能站着抱,那段时间,是外婆带我。但那时的我是没有记忆的,只能脑补,想象着那个折磨人的画面。

等到我的记忆开始成形,已经被接回了城里奶奶家,所以童年里的大多记忆都和奶奶有关,一点点长大的我和外婆并不亲近。爸妈工作都忙,一年才带我回两三次外婆家。我坐在她家的炕头上,规规矩矩像城里来的客人。而外婆,只是把许多好吃的放在我的面前。她和我说话,我就很有礼貌地应答。

我长大之后时常纳闷,为什么我那么尊敬她、热爱她,却难以主动亲近她?这真是奇怪的逻辑。或许在她的心里,我也是个奇怪的外孙女。冷冷的,像只养不熟的小宠物,让人心寒。

后来的年月,生活越来越忙碌,过年过节去看她,看她的脸变得越来越皱,牙齿掉光了。我们依然如小时候那样,一问一答,气氛怎么都热不起来。

直到我几年前突遇意外住院,天才刚亮,她跟着舅舅们过来,他们去处理问题,她就在我床边坐下,抓着我的手。我忽然想到过去那么多年,我和外婆生疏得连拥抱都没有,这还是第一次记住她掌心的粗糙与温度。那时的她已经八十多岁了。

在我住院的日子里,她每天都要过来坐一会儿,也没有太多的话说,就坐在那儿看着输液袋。有一天有朋友送了大捧的花过来,她显得特别欢喜。我问她喜欢什么花,她咧开没有牙的嘴说,就是老家墙根那一大排南姜花,秋天里黄灿灿的,真好看。

日光从墙上缓缓西移,那一刻,她脸上的皱纹在光影里显得特别柔和。

人的情感真别扭。不见面的日子里,我常常从我妈那里打听外婆的近况,看见合适的衣服总想买给她。但偏偏彼此面对面的时候,那份情感就显得特别含蓄隐秘。

后来我想,我们大抵是同样的人,总是被动的一方,不擅长主动表露。她不似我的奶奶,从小到大,一见面就先伸手过来揉揉我的头、摸摸我的脸。而外婆总是那样,你不凑近,她就隔着距离看你;你不伸手,她便也触不到你的温度。

而偏偏,我们都是同一类人。或许会心生向往,却总是止步不前。

夏天的午后,有暴风雨将至。听邻居说,她倚着墙抽烟,忽地就倒下了。

我在另一个城市,抱着襁褓里的婴儿,听着窗外的风雨声哭了,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害怕。我想等着天晴了去看她,让她看看我的小孩。我想告诉她,这个小孩也像我小时候一样爱磨人呢。

但风雨反复无尽,人生却总有终章。我还想握一握她的手,我想记得那令我眷恋却再未靠近的温度。

九月,老家的南姜花终于开了,黄灿灿的一大片,却又在一夜秋风后,花叶凋残。岁月残忍,不及爱字出口,天地就已转换。

一生永诀,连梦也无。

——摘自《意林》